

当代小说文库 + DANGDAI XIAOSHUO WENKU

谭 谈

橋

一座使天堑变
通途的钢铁大桥即
将架起，一条让旧
貌换新颜的沿江大
道面临竣工，而这
幅蓝图的总设计者
和领导人——市委
书记却因一起莫须
有的“桃色新闻”
被悄悄调走了……

作家出版社

当代小说文库 + DANGDAI XIAOSHUO WENKU

I247.57

72

谭 谈

桥

作家出版社

北京 · 1992

京新登字第 186 号

桥

作者：谭 谈

责任编辑：水 舟

责任校对：华 沙 马云燕 彭卓民

装帧设计：苏彦斌

出版发行：作家出版社

电话：5005588 转

社址：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

印刷：煤炭工业出版社印刷厂

经销：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

开本：850×1168 1/32

字数：302 千

印张：13.625

插页：6

版次：1991 年 12 月北京第 1 版 第 1 次印刷

ISBN 7-5063-0514-3/I·513 (平)

ISBN 7-5063-0515-1/I·514 (精)

定价：7.55 元 (平) 定价：14 元 (精)

作家版图书，版权所有，盗印必究。

作家版图书印、装错误可随时退换。

文学小传

一九四四年夏，湘中一个贫穷的山村里，多了一个哭的和笑的，我，跻身到了这个大千世界。

屋前屋后的山道，教会我迈开了人生的脚步。我沿着一条条无名的山道，走进了小学，告别了中学。一十四岁的我，那幼稚的肩膀上，便压上了生活的重担。我修过公路、铁路、矿山电机车道，我做过钳工、翻砂工、电焊工……

一九六一年盛夏，我向屋前屋后的大山告别，奔向神秘而遥远的大海。就在大海边的一座军营里，我走上了文学这条迷人而艰辛的“山道”。一九六五年二月，《解放军文艺》发表了 my 处女作。此后二十余年来，我先后发表和出版了长篇小说《风雨山中路》、《山野情》、《美仙湾》，中短篇小说集《罪过》、《山道弯弯》、《山女泪》等十四本著作，总计三百多万字。其中《山道弯弯》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。

目前，我仍然顽强而艰难地跋涉在人生和文学的弯弯山道上……



谭谈

楔 子

这是一片古老的土地。

这是一条古老的河流。

河中心的这个洲子呢，也是古老的了。

这条河，从很远很远的地方流来，又流到很远很远的地方去了。当她闯进这片山地、进入这个山弯的时候，也许是实在累了，河面上那一个一个拧成拳头状向前冲击的浪头，一下子全松散开来，软瘫瘫地在这个山弯里铺开一片广阔的水域。

一个十分壮观的大河湾在这里出现了。

什么时候，这片水域的中央，这个大河湾里，拱出了一摊沙来。

这摊沙越来越大，成了沙滩。

沙滩越拱越高，成了沙洲。

洲子上长出了小草。

洲子上长出了小树。

小草一株一株派生开来，蔓延开来，盖满了广阔的沙滩，把黄黄的一个沙洲全染绿了。

小树越长越多，越长越大，在洲子上潇潇洒洒地长成了一片林子，把河洲装扮得神采起来。

不知是从什么时候起，那冬日南来，夏日北去的雁群，选

中了这里，做它们长途跋涉中歇脚憩息的地方。于是，这个洲子有了名儿了：雁鹅洲；洲子上的草滩有了名儿了：雁鹅滩；这个河湾有了名儿了：雁鹅湾；河湾旁边的山峰有了名儿了：雁鹅峰……

以后呢，又派生出了更多更多的雁鹅这、雁鹅那了。

世道到了清末。某一年，从这个河湾西去二十余里地的那座大山里，有人发现了一种奇特的石头。它像银子般闪光，像钻石般灿烂。这石头被人带到了很远很远的山外，带到了很热闹很热闹的大都市。接着，一群操着南腔北调的人进山了。不几年，这高山上出现了一栋一栋小楼，也出现了许许多多茅草棚棚。山间出现了一个一个方方正正的洞子，出现了一座一座吞吐火焰的炉子，出现了一条越踩越宽、一直通到河湾边的山道。从太阳出山，到太阳落土，这条山道上，挑着沉重的担子的人群，像搬家的蚂蚁子一般，川流不息……

河湾边一天天热闹起来了。一栋一栋木板结构的房子，沿着河岸，伸展开去。没有几年，这里出现了一条三四十米长的、傍河而建的半边街。

兴旺了一阵子、红火了一阵子的这条半边街，渐渐地衰败下来。

一个地方，也和一个人一样，有时来运转的时候。本世纪六十年代末，一股“备战备荒为人民”、加强三线建设的热浪，席卷在我们这块古老的国土上，澎湃在我们这个伟大的民族中。许多大都市的五、六千人，甚至上万人的大工厂，像雁群一样，飞到这里来了。地质队的钻塔，遍布于这一带的山山岭岭，不断地揭示着这一方土地下的奥妙。几家年产上百万吨的大煤矿，相继在这方圆几十里的土地上出现了。几年间，十几年间，一

群一群的建筑物，在这个河湾边耸立起来了。

一座新城，在这一方土地上崛起。

河中心的这个洲子，冷落了多少年，荒凉了多少年。多少多少年，人们不见雁群到这里歇脚憩息了。这个名字，却永远留给人们美好的追溯和深远的思索。

近些年来，这个被雁群、也被人群冷落了多少年的洲子，一年一年变得热闹起来。一对对穿着考究的外地男人和女人，带着不同的口音，走进了洲子上那密密的美人杉林子里，做着他们想做的事，享受着大自然和人生妙不可言的乐趣。方圆百十里间的山寨里，走出来一些男人和女人。他们欣喜地从四面八方涌到这里的这个或那个工地，担土方、挑红砖、运砂石、扛木头、抬机器……泛着沉重的生活之舟。这些山里人，在新城的高楼大厦里寻不到住处，便登上了这个河心小岛，用他们滚热的乡音呼喊着她，喧闹着她，要把这个沉睡了千百年的荒岛吵醒。终于有一天，洲子东侧那块宽广的草滩上，出现了一个用油毛毡搭盖起来的小棚棚。有人堂而皇之地在这里安营扎寨了。一人勇敢地带了头，一个一个就跟着来了。不到两年，这个荒岛上，出现了一条不短的棚棚街。这条棚棚街，与对岸那些现代化的雄伟的建筑群落，形成鲜明的对照，与一水之隔的那条已经衰败的傍河而立的半边街，形成强烈的历史落差。

雄伟的建筑群落的新城里，藏着一个世界。

用油毛毡搭盖的棚棚街上，藏着一个世界。

已经衰落、傍河而立的那条半边街中，也藏着一个世界。

这新城、老街和棚棚街的交融、更替、组合中，不藏着一个更加璀灿的世界吗？

第 一 章

春节临近了。

街面上，节日的气氛愈来愈浓烈。一家家商店，一个个机关，按捺不住地刷出了庆贺节日的大红标语。许多红布横幅跨街而挂。一些伟岸的建筑物上，高高地悬下来宽宽的、标有醒目大字的红布条幅来，显得不同凡响，十分气派！一些本来就俗不可耐的个体户店子，这时候更是装扮得媚态十足。一台台质量或劣或优的收录机，摆到了门面狭小、货物拥挤的店铺门口，时下走红的某些歌星，正随着他们自己灌的带子，被强行拉到了这里，就屈为店主卖劲地唱着，招徕着顾客。一些不安分的孩子，把一挂挂鞭炮拆了开来，一个一个地装在口袋里。小小的嘴上，叼着一个从大人那里要来的烟头，不时用烟头点燃一个鞭炮，丢到街上陌生的行人脚下，“叭”的一声，把一个毫无思想准备的人吓得双脚蹦了起来。一些姑娘，双手捂住耳朵疯跑。点炮的孩子呢，这时候躲在一旁满足地、开心地笑着……这一切，都强烈地提醒你：春节就要到了。

往往，春节前后雨雪多。这几天，却是难得的晴朗天气。冬季里的晴天，给人们平添了一种温暖。大节前的晴天，更是给人们送来几分喜气。满街穿花衣的女人，满街穿新衣的孩子。采办各种节日物资的，选购各种拜年礼品的，到处可见。姑娘们这时候最漂亮，小伙子这时候最精神，老大爷这时候最开心，主妇们这时候最忙碌，当家人这时候最劳心。幸福的家庭这时候更幸福，不幸的家庭这时候更不幸。春节，喜庆的日子，愁人的日子，累人的日子呵！

冬季的日子短。才五点多钟，太阳就挺不住了。头一软，从城西那座高高的雁鹅峰上的吻日亭旁滑落下去了。太阳刚坠下去的那一瞬间，整座雁鹅峰，整座吻日亭，被晚霞镶上一道金边。这灿烂的色彩，把山峰、把亭阁，映衬得辉煌无比。但，好景不长。一转眼，晚霞失去了耀目的色泽，变成灰色的云块了。那镶在山和亭上的金边，自然也就消退了。渐渐，灰色的云块暗淡下来。夜幕，就从雁鹅峰上，就从这吻日亭边，悄悄地拉开了，把整个城市，把整个大地沉沉地罩住了。

这时候，总有那么一些热情的情侣，还逗留在这雁鹅峰公园，还逗留在那吻日亭中没有归家。夜幕，黑沉沉地压下来，给他们提供了某些方便。只有那讨人嫌的山风，一阵阵刮过来，寒嗖嗖的。好在，情侣们的心头，都熊熊地燃着火团，再冷的风也刮不冷他们心头的那团烈火。

这个市的首脑大院，就紧紧地靠着这座雁鹅峰。早年最先挂上那块市革命委员会木牌牌的那栋低矮的、土气的“干打垒”两层红砖楼房，此时不知缩到什么角落里去了。两栋高大的八层办公大楼，一东一西雄赳赳地耸立在这雁鹅峰下，似乎要与这雁鹅峰比一个高下。东边这一栋，是市委办公楼；西边

那一栋，是市府办公楼。办公楼前面，是一片开阔的桔林。眼下，桔树刚刚进入挂果的青春期，一株株生气盎然。水泥道路旁，香樟、塔松，成排成行，一片青绿。虽是严冬，这个院落里却处处充满春意。

桔林后面，傍着雁鹅峰，耸立着一片造型美观、结构别致的宿舍楼。一片香樟林中，一团浓荫深处，坐落着七八上十栋两层小楼。那是市委常委们、市长们的住处。据说，四年前，代市长罗南批准盖这片宿舍楼、市长院的时候，是顶着压力的，是冒了风险的。正当干部们喜气洋洋地搬进新居过新年的时候，正当常委们、市长们搬进小楼迎新春的时候，那个当年坐着小轿车来到这个河湾边，来到那栋两层红砖楼房的“老革命”，突然从那座海拔千余米的高山，从他厮守的那片苹果园里，怒气冲冲地走下山来，指着罗南的鼻子尖，将他骂了个狗血淋头：

“你才代了几天市长？就想住小洋楼，图享受。你到那些矿山上去看看，到那条半边街上去看看，看矿工们住的是什么？看市民们住的是什么？算我当初瞎了眼，把你这个大少爷推了上来！”

老人说着，气呼呼地喘着粗气。罗南呢，低着头站在老人面前，半句声也没吭。

“走，带我到你这位市长大人的新居去瞧瞧，让我这个土八路开开眼界。”

罗南低头就走。

走了一段路，老人觉得不对头，停住脚步问：“把我往哪里带？”

“尹老，你不是说要看看我的家吗？”

“你们的市长院不是盖在那片樟树林子里吗？”

“嗯。”

“那你还把我往这边领？”

“我还住在老地方。”

“你还没有搬？”

“不，那里没有我的份。建的时候，就没有把我计划进去。”

老人愣了一下，才摆摆手：“走走，到你家坐坐去。”

老人来到罗南的家，反剪着手，从客厅到卧室，认真看了一遍。只见这位市长的家里，只有几样旧木家具。就连他办公的桌子，也是一张脱了漆的三屉小木桌。他睡的床铺，还是当年从基层调进市里来工作时带来的白木条条床。里里外外四间房里，没有一样打眼的、时髦一点的用具。用稍稍新潮一点的眼光看，这个市长的家，实在太寒碜了。

这些，进入尹玉辉的目光，使他感到心中异常的舒服。他呼吸平缓起来，两个眼角的鱼尾纹，又挤到一起来了。他伸出手去，说：

“来，给支烟。”

罗南奇怪地看了老人一眼。他是不吸烟的呀，是不是退下来后，整日厮守在果园里，日子无聊，学会吸起烟来了呢？罗南忙从烟筒里掏出一支烟来，递了过去。

尹玉辉将烟接了过来，一看，是本省一家烟厂生产的一种中低档烟：芝城。他将烟卷放到鼻子前，滋滋有味地闻着。罗南掏出打火机，“嚓”的一声打燃火，将火团向老人递过来。

老人连连摆手：“你吸，你吸。”说着，将这支芝城牌香烟，递还给了罗南。老人仍旧没有学会吸烟。

罗南将烟点燃，深深地吸了一口，然后长长地吐了出来。好

一阵，才诚恳地、语气柔和地对老人说：

“这些年，我们从各地引进了一些人才。他们是带着建设这座城市的一腔深情来的。有些甚至放弃了别的地方许多优越的条件，奔我们这里来了。我们不能太怠慢了他们呵！再说，建市以来，我们在住宅建设上，欠帐太多。许多干部三代几口挤住一间、两间房。一些近年提拔到市府、市委担任领导职务的同志，也有这个情况。我看着心里不好受，好像欠了谁的帐一样，于是就动了这份心。既然下了决心盖新宿舍，式样、结构、外观，当然也就应该讲究一点。时代总是在不断向前发展嘛。当然，我们党的艰苦奋斗的传统，我们任何时候都是不能忘的，不能丢的。有些人多次提出，要把我们建市时的那栋干打垒办公楼拆掉，我就不同意。至今，我们还安排两个机构在那里办公……”

尹玉辉不住地点着头。突然，他打断罗南的话，问：“既然盖了，你为什么不多盖一套呢？”

“老书记，你是不是要搬下山来住？”

“不是我，是你！”

“我……对自己苛刻一点，得罪的只是自己一家人；为别人改善一下条件，会调动一片人的积极性……谁叫你把我推上来当这个家呢？”

“好！好小子！”

老人朗声地笑了。

不久，市里召开人民代表大会，对市人大和市政府的领导班子进行换届选举。在两个市长候选人中，罗南以绝对优势的选票，当选为市长，轻而易举地取掉了“代”字。

夜色愈来愈浓了。香樟林子全隐进一片浓黑中了。林子里

的楼群，亮着一扇一扇的窗户。那灿灿的窗口，把近边的几株香樟，巧妙地剪出一丛一丛影儿来，构成一幅图画，飘逸出一种情调。

一辆一辆小车，在香樟林子里的水泥小道上，来了，又去了；去了，又来了。小院里的门铃，响了，又停了；停了，又响了。

夜幕下的香樟林子不平静，春节前夕的小院子不平静。

二

这时候，站在雁鹅峰上的吻日亭里，观赏一番这座城市的夜景，是一种享受。

太阳坠土半个时辰的样子，黑暗从四面八方包围过来。很快，大地间的山山岭岭、河湾、水泊、工厂、矿山、村庄、田野、街道、学校，一齐隐了进去。天地溶为一体，变成了一张庞大的墨色的纸，铺展在你的面前。

一座城，沉沉地落进这张墨色的纸里了。

渐渐地，这张墨色的纸上，东一点、西一点跳出来一个一个光团。接着，远远近近，闪烁着一片灿灿耀目的光点，一团一团，一片一片。每一团，每一片里，都隐藏着一个世界，隐藏着一片天地，或是企业，或是学校，或是机关。这些光团，有平平地铺开的，也有一层一层地立起来的，有些，还高高地插入天宇。那高高地插入天宇的，就是那座开采了一百余年的老矿。它坐落在那座拔地而起、高达一千二百多米的高山上。近处街头上的灯，直眈眈地瞪着眼，射着光，那么咄咄逼人，那么亮而不闪。而远处山头上的灯，光线那般柔和，那般温情，一闪一闪地眨着眼睛。每一盏灯火似乎都在飘动，都显得那般的

神秘，给你一种诱惑，你恨不得想立即扑过去，用双手去捉住它……

这时候，这个雁鹅湾市首脑大院的门前，有一些人正在忙碌。不一会儿，四个很大的蒙着红色绸缎的彩球，挂到了颇为气派的这首脑大院的大门上。一个敦敦实实的中年人，这时走进大门一侧的传达室，问一个矮矮的老头：

“老邹头，开关在哪？”

“呵，罗市长，你亲自在挂这彩球呵？刚才有好几人找你呢！”

传达员老邹头，六十挂零的年纪了。瘦小的身材，挺硬朗。他有过一段光光彩彩的历史。是一个解放战争时期参军的老兵。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，被美国鬼子的子弹，伤害了一只眼睛。如今，安着一只整日整日不闭的假眼睛。老人脾气很倔，工作特别负责任，门把得严严的。在他那真假两只眼睛里，上下级关系是极其分明的。

这时，老邹头连忙起身，打开了电源开关。顿时，四个彩球里的灯光，一齐笑咪咪地闪烁着光芒。那贴在彩球上的“欢庆春节”的字样，一刹那间显现出来，十分气派，十分打眼，使这首脑大院顷刻间散发出一种庄严而隆重的节日气氛。

“好！”

罗南望着闪亮的彩球，笑了。那张方方正正的脸上，神采飞扬。

“小张，我们走吧。”

被罗南呼做小张的，是市委副秘书长张辛志。这是一个三十七八岁的年轻人。一米七五的个头，身材瘦而不弱，挺结实。长长的脸孔，很白。眉毛清秀，眼睛黑亮。一口美公须，更使

他透出几分迷人的神采。真可说一表人材。只是那黑黑的眼球，总是乱转动，显得非常不安分。如果女人的眼睛这般清亮，又这般不稳定，那十有八九是个放荡女子。男人呢？不好做何判断了。

这时，张辛志来到罗南身前，尊重中透出几分亲密，轻轻地报告道：

“车马上就到。我们在这里等着吧。”

“哪辆车？”

“你放心。去看老前辈，我知道出哪个车好。东西也都带上了。”

谈话间，一辆旧式上海车，开到了罗南身边。张辛志把车门打开，罗南一头钻了进去。老邹头从门口探出头来，和罗南打着招呼：

“罗市长，去哪？晚上也不歇一歇？”

“上山。”

“呵，晓得了，晓得了。又是去看老前辈。”

“要过年了嘛。”罗南摇下车门玻璃，望着老邹头说。“你也是老前辈啦！年货备得怎么样了？缺什么，只管对我老罗说一声。”

“哪里，哪里。不缺，不缺。”

这辆旧式上海牌轿车，缓缓地开出了大门，直朝市区西北方向的一座高山驶去……

三

罗南的心绪极佳。坐在卧车里，他很有人情味地问张辛志：

“你小姨子的事，办妥了吗？”

“妥了，妥了。他们夫妻俩一定要上门来感谢市长。被我说服了。我告诉他们：罗市长不是别个，他不爱这一套。”

“谢什么！我们都吃五谷杂粮，都食人间烟火。谁没有一些具体情况，一些具体困难呢！我的原则就是：对群众，对广大干部，只要能通融的就通融，能解决的就解决。对自己，要严，半点也不能含糊。”

“一个领导，能做到这一步，还有什么好说的呢！这样的领导，到哪里去找呢！所以，这次省委组织部来考察，要求你担任市委书记的呼声极高！我说得则更……”

“小张，别犯自由主义了！谁来担任书记，这是省委考虑的事，我们少议论。坦率地说，我是一个只会干实际工作的人，驾驭全局的担子，我无才，挑不起！”

一片灯火抛到了车后。小车驶出市区，开始爬上山公路了。罗南点燃了一支烟，递给开车的司机。司机也不客气，一声没吭，把烟接过去了。罗南又给自己点燃了一支烟，深深地吸了一口，陷入了沉思。

从外表看，罗南真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。身材不高大。模样不英俊。袒露在外的一切，都大众化。一张方方正正的脸，一脸黝黑粗糙的皮肤。一双眯细的眼睛，眸子浑沌不清。说话、办事，给人的印象是平和、宽厚、粘糊，而胸无大志。他的精细，他的厉害，他的主意，全在心里。这一点，只有对他非常非常了解的人，才能发觉，才能悟到。

三个多月前，这个市的市委书记调走了。谁来接替此任，来挑大梁，来充当这一方山水、这一座城池的头号人物呢？也许是一时没有物色到合适的人选，也许是有意这样挂一挂空档，以